

【美洲卷·一】
WAGUO WEIXINGXIAOSHUO
BANIAN JING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洲卷·一】
WANG GUO WEI XING WEN XIAO SHUO
BAN JIAN JING DIAN

外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美洲卷·1 /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选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0-0436-8

I. ①外… II. ①微…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国外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007号

外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美洲卷·一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特约编辑	周丽波
责任编辑	赵 霞 程诗颖
美术编辑	雨 霞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5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436-8
定 价	25.5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3—12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美国] 约翰·弗洛赫蒂	琴声缉凶 / 1
[美国] 戴维·坎普顿	威胁生命的石头 / 3
[美国] 维玛·辛德奇	骑士 / 8
[美国] 斯蒂芬·麦克勒	最佳配偶 / 10
[美国] 欧·亨利	心与手 / 13
[美国] 欧·亨利	二十年以后 / 16
[美国] 欧·亨利	女巫的面包 / 19
[美国] 威廉·萨洛扬	乡下佬的劝告 / 22
[美国] 伊维·莫里斯	品尝家 / 24
[美国] 詹姆斯·道森	假如赶快些 / 26
[美国] 阿尔伯特·狄巴	紫色的风衣 / 28
[美国] 杰里·考林	窗台上的烛光 / 31
[美国] 格伦内斯	两个男人的一枝玫瑰 / 33
[美国] 威廉·C·博伊尔斯	永不道别 / 35
[美国] 哈尔奥·柯斯来	举起手来 / 37
[美国] 艾迪·所罗门	红色弹球 / 41
[美国] 托马斯·查尔斯·克拉瑞	道别之吻 / 43
[美国] 努阿尔德·茨维克	温柔的陷阱 / 45
[美国] 海明威	桥畔的老人 / 48
[美国] 洛林·格雷格尔	标错的价签 / 51
[美国] 米尔沃·肯尼迪	厨房里的谋杀 / 53
[美国] 威廉·萨罗扬	牧羊人的女儿 / 57
[美国] 大卫·明勃尼	盲人教我看东西 / 59
[美国] 玛雅·瑞诺德斯·拉特森	树上的天使 / 61
[美国] 米尔顿·科特勒	我为什么来到芝加哥大学 / 63
[美国] 凯拉	幸运的植物人 / 65

〔美国〕I·阿西莫夫	错误 / 67
〔美国〕伍德罗·哈森	房13 / 69
〔美国〕佩里·萨罗	理解 / 71
〔美国〕迈克尔·金	熟人厌烦症 / 74
〔美国〕阿特·布屈沃德	来自赌城的电话 / 76
〔美国〕阿·布赫瓦尔德	投资 / 78
〔美国〕舒拉菲	我不是千里马 / 80
〔美国〕兰斯顿·休士	初秋 / 82
〔美国〕詹妮弗·华莱士	十七个橘子 / 84
〔美国〕欧·亨利	最后的较量 / 87
〔美国〕索尼·霍克兰德巴巴拉·巴托	一美元的故事 / 89
〔美国〕黛布拉·埃格尔	一位父亲的承诺 / 91
〔美国〕阿·巴彻沃尔德	体察入微 / 93
〔美国〕L·海沃德	伏天的罪孽 / 95
〔美国〕艾萨克·辛格	奥利和特鲁芳 / 97
〔美国〕南茜·贝内特	拾瓶记 / 100
〔美国〕比利·拉苏特	简妮的项链 / 102
〔美国〕罗伯特·福尔格汉姆	女儿的午餐袋 / 104
〔美国〕李奥·布斯卡格里亚	爱的盛宴 / 107
〔美国〕S.L.基履	约会 / 110
〔美国〕布雷恩·罗奇	旅行的鸟 / 112
〔美国〕苏珊娜·帕利	归去来兮 / 114
〔美国〕苏珊·萨弗尔	神通广大的冰激凌机 / 117
〔美国〕恩靳·纳亚德	通讯录 / 120
〔美国〕迪安·克里奇	引路者 / 122

[美国] 伯纳德	无价之宝 / 124
[美国] 阿尔弗雷德	执着的天敌 / 127
[美国] 巴比奇·萝丽	花心的水瓶座 / 129
[美国] 爱伦·坡	被盗去的情书 / 131
[美国] 杰里米·里夫金	谢谢你的信任 / 136
[美国] 布拉克福德	遗嘱 / 138
[美国] 马克·吐温	光荣的事情 / 142
[美国] 威·德米勒	我的私有财产 / 145
[美国] 希区柯克	双重杀手 / 148
[美国] 伯纳德·杰克逊 苏西·昆泰尼拉	纵火者 / 150
[美国] 霍桑	三山夹峙的谷地 / 152
[美国] 马拉默德	模特儿 / 156
[美国] 杰斯·布雷利尔	苔丝树 / 160
[美国] 本·克里斯	勒索信 / 162
[美国] 沐斯顿·凯恩	锁进保险箱里的指纹 / 164
[巴西] 安德拉德	胆小的人与手表 / 167
[巴西] 维里希莫	抢劫 / 169
[巴西] 费尔南多·萨比诺	赤身裸体的男人 / 172
[巴西] 雷东多	佩德罗大叔的遗嘱 / 175
[加拿大] P·珀金斯	儿子的鱼 / 180
[加拿大] 莫洛迪·坎贝尔	完美的猎物 / 182
[加拿大] 洛勃·葛特布格	艺术疗法 / 184
[加拿大] 肯·科珀	想作真人的稻草人 / 187
[加拿大] 莫·卡拉汉	别难过，妈妈 / 190
[加拿大] 比昂卡·卡亚	野狼的呼唤 / 193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过河拆桥 / 195

〔阿根廷〕博尔赫斯	死人的对话 / 197
〔阿根廷〕马尔科·德内维	何必让幸福曲折 / 200
〔阿根廷〕胡安·卡洛斯	CD盒中的爱 / 202
〔阿根廷〕荷南戴斯	皇后们 / 204
〔阿根廷〕博尔赫斯	皇宫的寓言 / 206
〔阿根廷〕博尔赫斯	结局 / 208
〔阿根廷〕科尔顿	赛丽娜的眼睛 / 211
〔阿根廷〕法比安·塞比亚	害羞的爱先生 / 214
〔巴西〕安德拉德	躺在草坪上的姑娘 / 217
〔巴西〕维里西莫	邂逅 / 220
〔哥伦比亚〕埃斯比诺萨	死者的表兄 / 223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有这么一天 / 225
〔厄瓜多尔〕库阿德拉	狗的夜宵 / 228

琴声缉凶

[美国] 约翰·弗洛赫蒂

联邦调查局特工克里斯来到了山上的一间小屋前。他来抓捕卡尔·理查兹，一个持枪的危险杀人犯。透过一扇破烂的窗户，他看见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男子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克里斯深吸了一口气，抬腿迈进了小屋，亲切地打招呼：“您好！”

一个老人正站在壁炉旁，他看着克里斯，没有出声。那个留胡子的中年男子仍然靠窗站着，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你是警察，对吧？”拿枪的人问。

“是的。”克里斯带着友善的微笑答道，“您一定是帕皮·理查兹，卡尔·理查兹的父亲。”

“没错，我是卡尔的爸爸。你们抓不到他的。”枪仍然指着克里斯。

“那么，您是……”克里斯看着老人问。

“我和帕皮是老朋友。”老人答道。

克里斯点点头，环顾了一圈屋子。“上头安排我负责这个案子，”他说道，“但我可以看出他今天不在家。我想我还得再来一趟。”然后，他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那把小提琴。“谁拉小提琴？”他问。

屋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个老人答道：“帕皮。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小提琴手。你应该听听他拉的《草丛中的火鸡》。”

克里斯似乎一下子来了兴趣，说道：“真的呀？我也略懂皮毛。介意我看看那把小提琴吗？”

走过去取那把小提琴时，克里斯知道枪仍然在瞄准他。他感到额头在冒汗，但他平静地从墙上取下了小提琴，似乎他是一位受到热烈欢迎的宾客。他小心地把小提琴翻转过来，取下琴弓。然后活泼的音乐声响了起来。克里斯拉

的正是《草丛中的火鸡》。老人开始用一只脚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打起了拍子。但帕皮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紧握着枪，冷冷地看着克里斯。

克里斯卖力地拉着小提琴，眼睛偶尔瞄上帕皮一眼。突然，音乐变了，琴弦上响起了一首古老民歌的优美旋律。小屋内弥漫着热情的气氛。克里斯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拉得这么好过。帕皮·理查兹也陶醉了，对抗的眼神变成了惊奇。枪现在已经指向地面。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帕皮已把枪丢到了角落里。

“哦，警官，”帕皮说道，“这是一流的演奏水平。也许您应该留下来吃饭，再给我们多演奏几首曲子。”

饭后，三人一起坐在屋外享受春日的阳光。他们聊起了小提琴曲，以及住在这一带的老人和帕皮认识的小提琴手。

他们聊了一个小时，没有谁提起克里斯到这里来的原因。优美的琴声再次响起，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提到关于卡尔·理查兹的一个字。最后，克里斯说道：“抱歉，我得回镇上去了。我现在住在司法办。”

老人看了他一会儿，说：“卡尔呢？你想逮捕他，不是吗？”声音里带着一些调侃。

“哦，不是我要抓他，”克里斯笑道，“是政府要抓他。您知道政府要抓一个人时的态度是怎样的。也许花费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但他们总会抓到他。花费的时间越长，他在外面的情况就会越糟糕。”

“政府总能抓到他想抓的人吗？”老人问。

“不总是。有时候那个人会在潜逃途中死掉的。”

帕皮陷入了沉思。许久，他突然说道：“嗯，警官先生。我喜欢你说话的方式，我也喜欢你优美的琴声。我想你是一个信得过的人。”他停了下来，似乎很难再讲下去。然后，他沙哑着说：“我……好吧，我会和卡尔谈谈。我想他明天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明天中午你在司法长官办公室等着吧。”

克里斯顿时如释重负，但他还是惊讶地说道：“那么，明天中午见。”下

山时，他擦去了额头上的汗。

第二天中午，当镇上教堂的钟敲响12点的时候，街上出现了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男子，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男子，一看就知道已经在山上藏了好几天。他们正朝司法长官办公室走去。

克里斯正在等候着他们。

“警官先生，”帕皮说道，“这是卡尔，我的儿子。”

（庞启帆 译）

威胁生命的石头

[美国] 戴维·坎普顿

吉达乘坐的宇宙飞船终于到达了“拉皮达”星球。一年前，吉达的父母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来到“拉皮达”定居。

这儿地域辽阔，完全不像地球上那样拥挤不堪。一年后，吉达也到了这儿。

“那就是为你们准备的‘拉皮达’上的石头宫。”一位脸像牛皮一般，皱纹交错的航天港工作人员笑着说，“你们会对这儿的一切都很惊奇的。你看，每所房子都像《天方夜谭》里的宫殿一样。”

吉达在迎接的人群中发现了她的父母，但令她意外的是他们竟然老得让人难以置信。仅仅一年的时间，父亲那满头油亮的黑发已成了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胡子也已花白，他甚至连像过去那样抱抱她的力气都没了。而妈妈竟已双颊深陷，银丝满头。可他们确实实是自己的父母啊！吉达哭着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不知是喜是悲。

一路上的风光却使吉达目不暇接，惊诧不已，竟连汽车的颠簸也没有感觉到。沿途一片片庄稼，一座座漂亮的石头房子不时从她眼前掠过。吉达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这些闪着节日焰火似的光辉的房子。

我们家的房子也是这样的吗？她心里暗暗想着。

实际上，她家的房子比谁家的都好，它像一条彩虹，在阳光下闪着迷人的光辉。吉达迅速地跑上前去，摸着闪光的墙壁。太阳把石头晒得发烫，她觉得手掌有些刺痛，好像触到了火焰。吉达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她突然发现她的父母显得很悲伤。

自从吉达到来以后，她的父母总是心事重重的。而他们衰老的面容像个阴影似的跟随着她，搅得她睡不好觉。这儿出产的水果、蔬菜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大、都鲜美，吉达可以尽情地吃。有一次，她听见父母在低语，他们还以为她早已睡着了。

“这事可千万别发生在她身上啊！”这是母亲悲切的哽咽声。

长久的沉默以后，父亲缓缓地说：“年纪越轻变得越快！”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她家来了个小老头儿。虽然他那棕色的起皱的面孔在吉达看起来像颗核桃，可他那白眉毛下的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他一只疙疙瘩瘩的手上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装满了水果的网兜，另一只手打着招呼。

“嘿，伯特太太，我带来些鹅莓和茶燕子果干。”他侧目打量了吉达一下，说，“这种水果特别好吃，可惜我昨天吃得太多，倒了胃口。”

吉达瞪直了眼。在他身上最为奇特的地方是他的身材，且不说他的年龄，就说他那个儿，还没有吉达高，跟旧画册里的土地爷一样。这个叫拜勃的人不久就带着吉达出去溜达了。

他们沿着一条豌豆地里的小道散步，吉达好想蹦蹦跳跳地走，可是又不好意思那样做，因为这会对那位“老”伙伴不礼貌。

他总爱唠叨个没完，简直像只猴子；可是讲着讲着，又突然闷声不讲了，

好像满腹心事的样子。

他们谈到了翻跟头，拜勃打赌说他能翻六个。

“恐怕那是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吧！”吉达说。

她忽然发现拜勃的脸扭曲起来，他那两只干瘪的手捂住脸，转过身去，不让她看到他在擦眼泪。吉达很是为难，她不大习惯老年人在她面前哭。

“你看我多大了？”拜勃突然挑战似的问。

“我想，你一定比我父亲大一些。”吉达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猜你也会这么说的。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左盘右算，十个手指加上两个脚趾是我的年龄。”

吉达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是天底下最笨拙的玩笑。

拜勃的脸色有点难看，笑容也收敛了，说：“我不明白，你笑什么？当这事千真万确地发生在你身上时，我相信你再也笑不起来了。我是不愿意变老的，起码在我十二岁时不应该像个老头。”

吉达迷茫地望着这个个子还没她高、跟旧画册里的土地爷一样的小老头儿。

“人们为了摆脱地球上拥挤的环境，两年以来陆陆续续地迁移到这个星球上来。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他们变老的速度比地球上要快得多……”

“年纪越轻老得越快，是吗？”吉达小声问。她突然想起了父母的对话。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科学家正在研究，但还没得出结论。这里的事不准向地球透露。一旦这里的情况传到了地球，‘拉皮达’就完蛋了。人们会惊恐，会慌乱，从而使这里成为禁区，在星象图上就会盖上‘煞星’的标志，可瞧这绿油油的田地，新鲜的空气，宽广的空间，这哪像煞星啊？”拜勃不住地揪着他的白发，神情激动。

两人慢慢地往回走，回到了那闪闪发光的石头垒成的房子。

第二天，两人在玩时，吉达发现野外所有的石头都是黯淡无光的，跟地球

上的差不多。

“可是那种闪光的石头在哪里呢？”吉达好奇地问。

“就在这里。”拜勃的笑声像老绵羊“呵—呵—呵”的咳嗽声一样难听，“这种石头只有盖成房子后才闪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回家的路上，吉达拣了整整一网兜石头，拜勃拖着他那老头儿似的瘦弱的身子帮着一块拣。小姑娘和小老头慢慢地踱回了家。

吉达用这些石头把她家窗子外面的灌木丛围了一圈，灌木上满是含苞待放的花蕾，香气袭人。过了几天，吉达发现一种微弱的闪光从新垒成的石头堆里射出来，好像落日的余晖。

或许是离房子近的缘故吧，或许是这些石头喜欢接近人。

吉达心想。

当天夜里，吉达梦见石头把她围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直向她逼近。她左冲右突，怎么也挤不出去。

第二天，与拜勃出去散步时，吉达既不想跑，也不想跳，感到特别疲倦。她偶然照了一下镜子，发现她原来乌黑的头发已渐渐发白，一揪，满手的白发。这不可能是真的。吉达跳了起来。她恐慌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还是那么丰满、柔嫩，不像拜勃那干瘪的爪子。不，她还没变，她不可能变。

可是，确确实实，她不能像刚来时那样活蹦乱跳了，只要一跑，她就心跳得厉害，一点力气也没有。她亲手垒起的石头此刻已不是那种暗褐色的了，表面上隐约地闪现出一种美丽的光辉，好像浮着一层油的水坑表面出现的彩虹一样，五光十色。而石头周围的灌木丛，前几天还枝繁叶茂，现在已完全枯干了，花儿未开已经枯萎凋零，尚有几朵残花留在发脆的树枝上，却像烤干的纸一样。

晚上，吉达再次梦见了石头。石头，那些大石头，把她紧紧地包围起来，就像包围那些繁花满枝的灌木一样。各种奇异色彩的石头在周围萦绕闪耀，吉

达发现她那光滑的皮肤已经萎缩，变得像出土的羊皮纸。这一切使她突然明白了石头的秘密。她一下子从噩梦中醒来了。

尽管她告诉了爸爸妈妈石头的秘密，说必须把房子推倒，可他们仅把这当作她的疯话，认为是噩梦把她吓了。

吉达找到了拜勃，连珠炮似的说了她的梦和灌木的枯死，以及如何发现石头让人变老的等等。人们必须停止再用这种石头造房子。她知道仅靠她一个人是永远说服不了大人的，她必须和拜勃一起用行动来证明她是正确的。

一天夜里，吉达和拜勃从家里溜出来，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向着最近的一片田园走去。

整整一个星期，两家人组织了一批人四处寻找他们。其实找寻他们的人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离他们有多近：他俩平躺在地里，身上用菜叶盖着，搜寻者的脚步就从他们身边走过。孩子们宁可让露水把全身湿透，宁可几天吃一次生菜和水果，也决心要远离那些闪着“鬼火”的石头房子，越远越好。

最后，他们还是被找到了——熟睡在厚厚的山莓子叶下面。他们中的一个是小姑娘，满头青丝，没有一根白发；另一个是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大约十二岁的男孩。

对“拉皮达”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长寿更值得留恋的呢！

当这些宝石般的房屋被人们抛弃，它们又变回到原来的暗褐色。而吉达和拜勃发现住帐篷更是别有情趣。

骑士

[美国] 维玛·辛德奇

一

死亡于我而言，正如飘过绞索的一缕青烟。一个骑士，并不在乎自己魂归何处，只是在某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会化作一颗窗外的星星，看看他们会为自己做点什么。

他们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在我心里只剩下妻子和儿子。北方佬终于统治了所有州土，我的庄园也变成了工厂，贝西显然又被欺负了，他还在天真地想着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回家，这显然是瑞丝在自欺欺人，已经很多次了，她总是在骗儿子，说我只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一定会回家。可这有什么用呢？儿子需要成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父亲曾是奴隶主这个事实，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战斗是一种错误，相反，那是骑士精神。

所以，我一直很怀疑瑞丝，她不敢把一个骑士丈夫的牺牲精神传递给一个有着骑士血统的男孩，唯一的原因便是害怕失去。其实我也挺想知道，如果贝西知道了真相，他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

二

生活于我而言，从某种角度来看，已经失去了意义。维特朗家族最骄傲的地方便在于忠诚，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丈夫，可是，迈克林斯走了，伴随而去的还有那一片片翠绿的庄园。我知道他一定在看着我，担心我，但我却不能撒手而去，贝西正走在生活的刀锋口。

我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与一场战争有关，至少现在还不想，成王败寇，战争本身没有对错，如果硬是要追寻原因，那只是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

的冲突，骑士虽然倒下了，但骑士精神却永远存在。

贝西一定要像他的父亲，但他成长的过程却绝对不可以拿仇恨来做催化剂，仇视国家、社会，反对人性、制度，这不是真正的骑士精神，真正的勇士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

我承认自己骗了孩子，甚至背叛了丈夫，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夜深人静的每个夜晚，我都能仰望苍穹，问心无愧。

三

亲情于我而言，就像一个梦，母亲显然在隐藏着什么，但我却并不觉得她错了，至少，在伙伴们嘲笑我的时候，自卑从未占据我的心灵，理想永驻我的心底。

谁会想到，一个奴隶主父亲的儿子在若干年后会竞选一个自由州的州长，而且，他成功当选。在记者采访我的时候，他们会问，成功的动力源于何处，是母亲关于适应制度的培养，还是父亲骨子里留下的骑士精神，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的家族本身便是最大的矛盾。

然而，我反对一切肤浅的论调，当我得知父亲死于现有制度套下的绞索，当我明白母亲不告诉我真相的真正原因，我为自己顺利走过刀锋口而骄傲，是的，骑士已经成为历史，就像父亲永远地离开我们一样，但骑士精神犹在，正如我要为这个民族奉献终身。

我的竞选宣言是：不要让制度扼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只有幸福才是永恒的真谛。

（谢素军 译）

最佳配偶

[美国] 斯蒂芬·麦克勒

我走进办公室，同笑容满面的布列乔先生握了握手。跟我相比，他衣着十分讲究。他手里在搬弄着一叠纸，就像在搬弄着一叠煎饼。

“我相信，你准会对她十分满意。”他说，“她可是我们用求同计算机，从符合推选条件的一亿一千多万美国妇女中挑选出来的。我们按种族、宗教、人种、生活地区，对这些妇女进行了分类……”

我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听着，心想要是来这儿之前先冲个淋浴，那该多好。这儿的办公室整洁宜人。不过那张椅子让人坐得不太惬意。

“好，来啦……”他说着，像魔术师那样“砰”的一声把通向隔壁房间的们忽地打开。本来我心里就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这时就更手足无措了。

说真的，她长得很标致，真的！美极了！

“沃克先生，这是蒙大拿州拉芬湖的邓菲尔德小姐。邓菲尔德小姐，这是纽约的弗兰克林·沃克先生。”

“就叫我弗兰克好了。”我唯唯诺诺，显得有点紧张。她确实太美了！您不妨想象一下。

布列乔刚走开，我们就聊了起来。

“您好！我，我，我对计算机为我选中的您，感到十分称心。”我竭力想把语调放温和些。也许，把她称为计算机选中的人，她一定不高兴。“我是说，我对事情发展的结果感到满意。”

她莞尔一笑，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

“谢谢您，我也是。”她腼腆地说。

“我，三十一岁。”我唐突地冲口而出。

“我知道，这些全都记在卡片上。”